二十六天

後魏

衛操

劉庫仁弟頭眷 庫仁子顯 頭眷子羅辰

莫含孫題 雲

尉古眞弟諾 眞多侯弟子慶賓 眷弟地干 古眞族玄孫聿

穆崇 崇玄孫秦 羅弟亮 崇子觀 觀子壽 壽孫羆 亮子紹 崇曾孫隰 崇子顗

奚斤

安同子蠡 蠡弟原 原弟頲

庾業延

王建

叔孫建子俊

羅結子斤　婁伏連子大拔　大祿孫寶

閭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燕鳳

許謙

張衮 孫白澤　崔宏 宏子浩　宏弟徽　崔寬

白澤子倫　寬子邕　邕子虯　虯弟鑒

長孫嵩 從子道生　道生孫觀

觀子承業　承業子子秀

長孫肥 子翰

鄧淵 子新

千栗肜 子洛拔　洛拔子烈　烈子

肜弟勳　勳子

崔逞 子順　逞玄孫休

休從子愍　逞宗人模

王憲 子巖　巖子雲

封懿 子交之　孫磨奴　磨奴繼子回

回族叔軌　軌子偉伯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初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當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數十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爲輔國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司馬騰聞而喜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

操立碑於大邦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植穆二帝統國御衆威棽大行國無文姦盜路有頌聲威武所向下無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御亭邊疆王室多難天綱弛綱豪心遠濟棄離真殃歲薊並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恬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文刀千單長蛇蹇塗晉遣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絶世規略超遠欲求外救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兹良使遣參軍壹倫牙門田行嘉義陽亭侯衛讓協義亭侯衛巂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休翼操履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命外勳亦攘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并平之日効貢充藩馮瞻鑒蓋步趾三川有儲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皆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士哀感歔欷悲痛煩冤載坤載號遠近親執奔走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

夫時晉光熙元年也皇輿初雍州別駕鷹門段榮於大邦搖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實載焉故略附於傳操以移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勳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珧陽繁並信義將軍部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定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為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桓帝並以為將常隨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在桓帝末至信義將軍建熹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為左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雄澹並為群情所附乃與劉虞率烏丸晉人數萬而部剌史聞之大悅如平城撫納之欲因以滅石勒後為勒將所害

莫含鷹門繁時人也家世貲累金萬劉琨為并州辟為從事含居近塞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遣含入國含心不願琨喻之乃入代參國官甚為穆帝所重常參軍國大議辛於

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音訛或謂之莫回城云子顯昭成世為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為大將以功賜爵東兖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為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千里將模鄴洛長安之都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顧怠賜死題弟雲好學善射道武時嘗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統領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討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鎮統萬尚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謚

敬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虎之宗也少立家俠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後以宗女妻之為南部大人始建國三十九年皇子寔君弒逆昭成暴崩道武時年六歲秦苻堅伐亂遂取其國乃以庫仁為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自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依庫仁庫仁盡忠奉事不以廢興易節庫仁又竭誠事堅故堅以為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儀比

諸侯衛辰耻在庫仁之下殺堅五原太守而叛庫仁破
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盡收其衆及畜産
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
送加庫仁振威將軍後慕容垂圍苻不干鄴又遣將平
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率騎
三千人助永擊規大破之規坑規降卒五千餘人乘勝長
驅進據唐城與垂子麟相持庫仁聞希破規復將大舉
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時先是慕容文等
當從長安道依庫仁部當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率三

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廐文就而殺之乘其駿馬奔
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一宿庫仁弟頭眷繼攝事頭眷
第二子羅辰有智謀謂眷曰此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
之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對曰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
旦則夕耳眷不以爲意顯果殺眷代立顯庫仁子也顯
既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
破之後奔慕容騏騏徙之中山羅辰即宣穆皇后兄也
顯既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彊每欲謀逆羅辰輒先
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軍功賜爵永安公除征

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
卒子永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子仝頭位魏昌癭陶
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尚粗涉書
史歷位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
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
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擘席麤飯冷菜衣服
故惡乃過通下善候當塗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中
或擐一麁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者皆稱其美
公能之與言動過其實性又酷虐齊神武在晉陽嘗營城
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殿州刺史裴襲并
州刺史王綽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
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
敬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
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仁之伯父乞歸太平
眞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
曾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見亦不泄之此奴
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末除主客尚書孝
文初位東雍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好周

人之急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仲興家貧不能自達高寧事資遣宣武時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黃河以通船漕授龍門部將歷年功不就坐流元曄僧立

授大鴻臚卿子桃湯位奉朝請

深干疑古眞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其一目不伏乃免之鑒國初從征庫莫奚及叱突隣並有功又從平中原賜爵樂州侯明元初爲鴻飛將軍鎮大洛卒於定州刺史子億萬襲古眞弟諧少侍道武以謹著稱從道武圍中山諸先啓傷一目道武嘆曰諧見事並毀其目以建功效誠可嘉也寵待遂隆賜安樂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武時改封遼西公卒第八子歡襲諧長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檀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即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加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與太宰常英等錄尚書事文成

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曰今去鄴不遠而旋虜必
疑我有內難雖方寒雪宜更進前遂度漠而還帝以眷
元老賜杖獲上殿薨謚曰莊子多侯襲多侯有武幹獻
文時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敦煌侯將至鎮求舉輕騎五
千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以平定為効幷許孝文
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
方興難之為妻元所害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
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
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慶賓後拜肆州
刺史時爾朱榮兵威漸盛皆經肆州慶賓惡之據城不
納榮襲之掬還秀容呼為假父後以憂還都尋起為光
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列在齊史眷弟
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
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充善謝
笑太武見其効人舉措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
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攻冀地干為索所窮折智
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郡公謚曰惠子長壽奇位
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會昌縣公卒贈涇州刺史古眞族玄

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為武衛將軍時領軍元义執權百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義出為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义送白綾二千匹令聿染聿拒不受义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師無狀還任卒

穆崇代人也其先効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為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王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顯若知之雖刀劒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卿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恥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其謀將因之眷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為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窓咄之難崇外甥子植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崇甚見寵待道武為魏王拜崇征虜將軍從平中原賜爵歷陽公散騎常侍後遷太尉除豫州刺史又徙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豫焉道武惜其功而祕之及有司奏議道武親覽議法至述義不克曰丁道武曰吾矣乃誡丁公初道武避窓咄難

遣崇還察人心崇知留不
為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來降者不得因置坑中徐乃
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隨狼奔
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高太和中追進
録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遂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
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謚曰靜子眞尚
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豹離婚納文明太后姊位南
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孝文追思崇勳令著作郎韓顯
宗與眞撰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眞子素本名石洛孝文
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平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
獵四曹事後為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為定州刺史初
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孝文德
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
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
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
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
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
出煥曉諭逆徒示以禍福於是
凶黨離心莫為之用泰
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煥郭門

不克走出為人所禽送
孝文幸代泰等伏誅子士儒字
叔賢徙涼州後得還京
太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
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
寫録所得萬餘卷魏末為秉通
直散騎常侍聘梁齊爲
禪幸於司農卿逐留弟觀字闡
拔襲崇爵小以文藝知
名明元中位為左衛將軍館門
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誥
誓事未嘗有遺漏尚宜陽公主
拜駙馬都尉位太尉長武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
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
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恒八年暴疾薨年二十

五明元親臨甚喪悲慟左右賜以湯藥身隱起金飾棺喪
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俟故事贈冀都王謚曰文成太武
即位每與群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殷勤以為自道武以
來佐命勳臣文武兼資無及之者子壽襲爵尚樂陵公
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為下大夫
敷奏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
宣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屬逢
艱危元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今春元勳未録臣獨奕世受榮

豈惟仰媿古賢抑亦有
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孫賜
爵郡公與駕征涼州命
次雲中將濟河帝別勑
順謂壽曰蠕蠕吳提與
犯塞若伏兵漢南殄之
虜至引使深入然後
斬鄉崔浩李順爲證非
虛言也壽信卜筮言謂賊不來
竟不設備吳提果至古
門請景穆避保南山
保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
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
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
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
苦教之遇諸父兄有如僕
餘爲時人鄙笑薨贈
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子伏干襲尚濟北公主拜
干襲襲爵尚新平長公
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
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

將深自尅勵後政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羆以吏民懷之並爲表請孝文皆從焉羆既頻薦牟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羆恩德孝文以羆政和人悅增秩延限後徵爲光祿勳隨例降王爲魏郡公累遷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羆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爲編戶卒于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恒州刺史羆弟亮字幼輔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兇悖氏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氐豪楊卜自稱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于時復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

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冀州中正長孫嵩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尚書陸叡舉亮為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為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暮月孝文毀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脩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群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後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纔十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壽昌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卜筮又以去歲役作為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民力凋弊且材幹新伐願待餘年帝曰朕遠監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營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如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脩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筮後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

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司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
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同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
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帝南
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帝南
伐以亮録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津汎舟幸石
濟亮諫曰昔漢帝欲棄舟濟渡渭廣德欲以首血汚車輪
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有不測之
慮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罷豫穆泰反事覺亮上表自劾
帝優詔還之令攝事亮固請公乃許之後徙封頓丘縣
以紹崇爵宣武即位拜尚書令司空公薨宣武親臨
斂贈太尉謚曰匡子紹字永業尚琅邪長公主拜駙
都尉歷位祕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
中二尚書遭所生憂免官居喪以孝聞又歷衛大將軍
中書監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貪性方重罕
接賓客稀造人門領軍元义當權熏灼曾往紹宅紹迎
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及靈太后欲黜义猶豫未決
紹讚成之以功加特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入
紹寢所紹擁護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

鄉先君堅連職事縱鄉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
家詔諭乃起除侍中託疾未起故免河陰之害莊帝立
爾朱榮徵之紹以爲必死乃辭家廟及見榮捧手不拜
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車駕入
宮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爲王給班劍四十人仍加侍
中時河南尹李奐往詣紹奐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
恃封邑見奐國王臣坐待之不爲動勝奐憚其位望致
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年除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

尚書令太保謚曰文獻子長簡字子岳襲爵位光祿少
卿平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
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
公主冥婚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衛監文成崩乙渾
專權召司徒陸麗麗時在溫湯療疾多侯謂曰渾有無
君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
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薨子
龍兒襲降爵爲公卒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
與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名然矜已陵物頗以此損焉

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以爲巫帝曰朕欲敦勵胄子盍鄉先之白玉沈泥豈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時耻沈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帝曰朕與卿作州督舉一主簿即命弼謁之因爲帝所知宣武初爲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謚曰懿翰弟顗有才力以侍御郎從太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泥陽子拜司衛監從太武田嶂山有虎突出顗搏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虎顗乃過之後從征白龍討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舍尚書文成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討壯谷渾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從邊文成以顗著勳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子寄生襲崇宗人醜善道武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勠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東蕃子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篤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騧驅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

於窟室簞聞而馳往取焉庫仁以國甥特寵慰而遣擊
簞簞捋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荷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
國部簞懼遂奔衛辰及道武滅衛辰簞晚乃得歸故名
伍後於近臣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
禁兵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合皇始
初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晉
武諸郡羣盜並起斤與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
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
進擊侯莫陳部至大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
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爲鄭兵
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簞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
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召入天安殿東廡下
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録決囚徒明元
大閱于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
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又詔斤與
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拜天部大人進
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爲皇太
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宋廢主義符立其國内離阻

乃遣斤收河南地仍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
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
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
親南巡次中山斤自滑臺趨洛陽長驅至虎牢遂平穿
豫諸郡還圍虎牢及虎牢平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
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
牙旗太武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爲司空太武征赫連昌
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安泰雍
氐羌皆來歸附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

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理師斤請因其危平之
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攻之也軍安定以糧竭馬死深
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之昌衆復立昌弟定
爲主守平涼斤恥以元帥而會昌之功更不在己乃舍
輜重追定於平涼定衆將出會一小校有罪亡入賊具
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
及將娥清劉枝爲定所禽後入武尅平涼斤等得歸免
爲宰人使員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
降爵爲公太延初爲衛尉改
爲弘農王後爲萬騎大將

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人議以為不可帝不從
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又以斤元老賜安車平
決獄訟詰訪朝政斤聰辯彊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
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
用朝廷稱焉太平眞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
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觀
襲爵太武巨斤自西土之敗故復其爵杜預注左傳孟明之劾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為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

初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斤配鄭恩廟庭賞武繼世以戚
弟子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胥為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
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
為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
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晉
平公出為并州刺史後以公還鄴城園明元即位
念前功以為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虎等聚黨叛
明元假建節前號安平公擒義等以討虎斬首萬

餘紀餘衆奔走投汾水死水爲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
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
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
布帛七萬疋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元
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
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
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
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
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敢而還以分

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
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爲宋所憚除平
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易以南
戍兵集于河上一道攻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
王仲德救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常
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糧道道濟乞飢
相繼由是交詐等得攻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常
爲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
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

南方憚其威略青冤輟不為鬼大延三年歲時年七十
三詔曰襄賜葬金陵長子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
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為獵郎道武崩
清河王紹閉宮門明元在外紹拘逼俊以為己援外雖
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
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為爪牙及即位
補選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
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逆執
悅殺之明元以俊前後功

軍閥大計一以委之群臣

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
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奏詔宣外必告示慇懃是以
上下嘉歎泰恒元年卒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
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王謚孝元賜溫明祕器載以
輜軿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補襲爵後有大功及寵
幸貴臣薨賻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
卒明元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
者可任意桓氏乃絞遷合葬焉俊既為安成王俊弟隣
襲父爵降為舟陽公位尚書令涼州鎮大將與鎮副將

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會財貨遂相糾坐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仕慕容皝皝爲苻堅所滅同友人公孫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爲妻庫仁貴寵之同隨眷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武徵兵於慕容垂同頻使稱旨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與燕事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内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屢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明元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民訟又詔同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脩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城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嫉同得衆心使人告同築城聚衆圖大事上知其誣不問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爲左輔及即

位進爵高陽公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盾明元時典太
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盾自劾不
能訓子帝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
閱家法脩整爲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
寺塔爲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諡曰恭惠盾弟原雅性
矜嚴沈勇多智略明元時爲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
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
敵違節度將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爲將鎮雲中蠕
蠕犯塞原輒破之以功賜爵武鄉侯加鷹兵將軍太武
即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禮分爲五道遷尚書
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
所排抑爲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
狀事相連遂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逆事泄伏誅原
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畜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弟頡
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爲內侍長令察舉百寮
糾刺姦匿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爲忠特親寵
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爲監軍侍
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

堆等督租於民間爲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尋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困乎斤以馬死爲辭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淮南以援又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爲王卒謚曰襄頡

爲將善綏士衆及卒降者無不歎惜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道武歸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爲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脩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警於柏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厄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

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尅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
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
爲將有謀略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
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爲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
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
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
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父子衣服鮮麗行止風
采擬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惜
焉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其墓宅愴

然改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以
孫仕爲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寧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黨以
帝舅貴重黨子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
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預計
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
建兄廻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廻父子
伏誅其許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
辰破之爲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

南憂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爲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阬之帝既而悔焉并州既平車駕出井陘次恒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尅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軍於柏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秉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益亂府庫請候天明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延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徙眞定公加散騎常侍

青冀二州刺史卒陪葬芒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後以功賜爵盩蛇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

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因除長秋卿
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
築城即號曰羅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
二十卒贈幽州刺史謚曰貞子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
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以功賜爵帶方公除
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玄鎮都大將卒謚曰
靜陪葬金陵子敢龍襲爵位庫部尚書翠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爲莫曰郁伏連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
父位領部落遵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
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
史太武即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爲王後鎮統
萬蒙謐恭王子眞襲降爵爲公眞弟大拔封鉅鹿子大
拔孫寶字道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
時邊事屢興民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
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爲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
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因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
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
至此遂將詣榮榮笑曰妻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

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即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爲內應天子感其壯志召寶弟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寶弟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來定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罪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立勑寶與行臺長孫子彥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脩國史事平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爲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閭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陰公主賜爵期思子與弟並爲上賓入八議明元即位爲內都大官進爵爲侯宣城王奚斤之攻虎牢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太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太武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

顯謀逆梁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个山以告帝録
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
慕容寶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
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
之意興以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魏附臣至跋以才辯知名道
武擢爲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賜爵日南公
從平中原以功進爲尚書鎮鄴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
陵公與恒山王遵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爲平
原太守道武寵跋過於諸將群臣皆敬尚恭儉而跋好
脩虛譽炫曜於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
豺山収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道武
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灤北地瘠可居水南就
耕良田廣爲産業各相勸勵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
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
後太武幸豺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群下僉言跋
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
以三牲霧即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柏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此事不可輕爾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遣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既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以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

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興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唐小方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帝許之狄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遥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李栗鴈門人也昭成時父子入北栗少辯捷有才能兼將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栗性簡慢矜寵不率禮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笑唾任情道武積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群下盡謙卑之禮自栗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爲虎牢鎮將爲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尚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

詣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門外除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與語大悅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拓跋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疆則退走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

若飛主上雄俊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輸
重稚纍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
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
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頭足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
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二百
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
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
以道武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
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

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各統之兩
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
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
還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
見禮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
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加鎮遠將軍神䴥元年
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達建
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

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僮隸三十戶昭成崩後謙從長安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慕容皝初遂歸道武道武悅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命謙爲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寶敗重遣謙與佛嵩盟明年慕容垂復來寇道武謂謙曰事急矣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及聞垂死謙上書勸進道武善之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

侯安遠將軍皇始二年卒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子洛陽龍驤明元追録謙功以洛陽爲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十頃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嘗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以才學稱宏少有識尚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收冀州經宏宇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以才學稱宏少有識尚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收冀州經宏宇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以才學稱宏少有識尚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收冀州

在石虎位司徒左長史父潛仕慕容暐爲黃門侍郎並盡心禮敬葬陽平公侍郎冀州從事出總燕務入爲賓友衆事備理歎歐無滯苻堅聞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

寧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才近代所未有也堅立避難齊魯間爲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與鷃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爲吏部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宏棄郡東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禹人屢徙故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漢祖以漢王定三秦威彊楚故遂以漢爲國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遠下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奉進魏土天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曰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

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置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産業家惟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毋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而益厚重之厚加饋遺時人疒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帝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倦怠悁忼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令宏講漢書至婁敬說漢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降千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明元即位命宏居門下虛已訪問特賜帛二百疋長孫嵩已下咸愧焉詔遣

使者稽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宣都公穆觀等按之帝稱其平允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於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富強姦蠹害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更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等對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為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

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且胡衆雖多而無猛烈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時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壽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泰恒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詔群

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
太和中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庭浩字伯深
小名桃簡浩少好學博贍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
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天興中給
事祕書轉著作郎道武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帝季年威
嚴頗峻宫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
變浩獨恭謹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
其砥直性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明元初拜博士
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軺
軒時人榮之帝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昜及洪範五行善之
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
其綱紀者數家諸所處決多有應驗常與軍國大謀甚爲
寵客時有兎在後宫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謂當有
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
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治鄴應
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就穀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帝
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
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

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際須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果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曰惟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濬曰今既餬口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谷以廩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濬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聞之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此二日之內

庾之與午皆主於秦幸爲西夷令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内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曰非所及也泰恒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其水道最不可縱宜先發兵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塹函谷之内朝或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非上策也姚興使司馬休之輩據其荆州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專其凶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泓無辜而我受敵矣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泓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忘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

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憲也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冀越之兵遊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聲勢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帝妒恨不用浩計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

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屈講書傳帝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以卿觀之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雄略過人然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屈講書傳帝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以卿觀之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雄略過人然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屈講書傳帝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以卿觀之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雄略過人然

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將勇敢之必矣帝曰劉裕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門地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泓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矣秦地

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蟻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

事得濟否對曰昔姚興好

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是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秦地當終爲國家有帝王之業者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赫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二孟之治國荷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皝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乾象何能見昊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漢北淳樸之氓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乾象何能見昊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漢北淳樸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之義農舜禹齊列臣豈能仰名帝曰朕與卿如何浩曰臣馬家國夷滅一旦孤寄爲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彊隣報讎雪恥乃結蠕蠕背德於姚興棄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冬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入十餘日至

天瘼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盜
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對曰災異由人而
起人無釁妖不自作臣按漢書載王莽簒位之前彗星
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為僭晉將
滅劉裕簒逆之應也五年裕果廢其主而自立南鎮上
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舄滷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
而謂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
初浩父疾篤浩乃剪髮截爪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
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愈家人罕有知者及

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文
策詔誥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
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
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
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
所言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
教哀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帝常有
微疾而灾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
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畢盡光趙代

之分朕疾疢彌甚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小將
如之何其爲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
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冥遠或消或應昔宋
景見熒惑退舍願陛下遺諸憂慮悟神保和納
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
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
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儁德交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
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陛下素所委仗使爲師傅左右
撫軍大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
延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
旁無覬覦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
諱年漸一紀明叡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
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
則生覆霜堅氷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
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太武爲國副
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
爲左輔坐東廂西向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
在殿坐西廂東向百寮總已以聽焉明元避居西宮時

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天人之會立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子兒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明元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明元欲取虎牢滑臺洛陽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壽終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且於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河北之地明元既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明元

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明元怒乃親南巡守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爲謀主及車駕之還也浩從明元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祭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之違失浩好古識治體時伏其言天師冠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嘆美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皐繇也但世人多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君不營世務急受神中之訣今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眞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當爲吾撰列王者有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

以復五等爲本太武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出浩令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白晳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嘗自比張良而謂已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脩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又有神中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每有議討赫連昌群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災感屢作昌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帝乃使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

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帝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昌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還軍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時之利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山奏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恒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麚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贊成策略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

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
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
不利於 又群臣共贊和淵
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
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
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
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
二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
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
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

說帝曰今年已巳三陰之
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之
寺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
部不和協何可舉動帝
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
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
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

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
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
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
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
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
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
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
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
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

近幸於小數不達大體對曰
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
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
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
汲汲而忘勞士焉也浩曰淵
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
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

家北邊叛逆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今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民多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夫居列藩朝又高宗之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驚震今夏不乘虛掩淮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當兵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士徵知而不言是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論以為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論以為連昌在坐淵笑言慙赧而不能對帝大悦謂公卿曰吾意決矣江國臣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群臣於太后前評議帝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心服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此危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若我南侵征我息其勢然矣比

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敵可一舉而滅數勞求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一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矇世之謀如何止之陋哉公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之何可果尅乎浩曰劉曰天時形勢必尅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降者三

蠕蠕往還之閒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與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加彊盛之時而欲以駑懦齒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羸水之由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皆寒而温南來救秋今出其虛表致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

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去帝以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燒穹廬科車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窖聚方六十里中無人帥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西遁惟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終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鍉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鍉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帝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令筭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嘗已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宜盡心盡規諫輔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帝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厄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真智深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

時雖有征討之意而志在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
吾令至此矣乃勑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
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蕃諸將表宋師欲犯河
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
者絶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
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
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目不安席故先聲動
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薰暑水潦方
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征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
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
討則無以應
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
馬肥因敵取食
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畧
以披弊求瑕妄
張賊勢冀得肆心既
動以恐朝廷旨
公卉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帝從浩議
南鎮諸將皆
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
在守就漳水造
船艦以為備公卿議以為然欲遣騎五
千并假署司馬

楚之急執韓延之等公引諸邊民浩曰未上策也彼聞
幽州以南精兵參悉發其近兵船輕騎
詐除劉族心壅國豪謾謂惟於滅亡當悉
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實無實恃其先
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衛
之人善設權譎棄間深入虛我國虛生心
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
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也
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
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
彼來楚之上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築
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
之群矣臣竊聞魯執說姚興求入荊州
免蠻賊掠壻為奴使禍及朕已然之效浩寢陳天時
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
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歲滅其星見飛鳥墮落宿
當斗牛憂在急二也歲災惑伏匿於翼翼飛亂及喪四
也太白未出進兵相攻五也太

盡地利後觀天時此故古人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家新
國是人事不可思也忽大變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洞
是地利不盡也二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
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
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必
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
于杜超鎮鄴琨邪王司馬楚之等屯
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
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
群臣皆曰劉義隆猶在河
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帝疑問計於浩浩曰義隆
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
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
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
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
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
里中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吾觀之儻兒情見止
望固河自守兒死為幸無北度意赫連定殘根易擢

擬之必仆尉寇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
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所及願陛下必
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谷窴宴會帝納浩手以示蒙遜使
曰所云崔公此是也于略之矣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
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
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怖固諫當勝之家始皆自謂
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門徒時方立祁嶽
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繁襯祥除災異詔
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
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
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
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大受命開拓洪業
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王後稱爲魏故代魏兼
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量萬億不待改名
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是時河西王沮
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

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一不剋獲實無所損
千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疋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
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乘虛便謂大
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擾亂不知
所出禽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忍爭權縱橫人心離
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誠滅亡之國也帝曰
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奐尸等三十餘
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爲純臣然繼父職貢
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鞏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
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卤斤鹵水草大軍既
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驅其人畜入遠山野以掠於是詔書弼李順之
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
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
之內亦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尸等議是也帝乃命
浩以其前言與尸共相難詰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
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

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
郡縣也雪之消液纔不
填孚此言大誕誣於人
曹目見何可共辭浩曰
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隆
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
涼州平之州饒水草
世隆北主太祖道武皇
統光隆前緒朕以眇
聽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
敢復言但唯唯而已於是遂討
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
帝協順天人奄有區夏太宗承
寶獲奉宗廟即位之初不遑寧處
揚威朔裔埽定赫連
成一代之典自爾已
平遠寇於龍川討擊
每懼斯事之墜焉命
實録浩於是監祕書
偉參著作續成前紀
焉浩有鑒識以人倫
起自艾陌及所得外
至於禮樂憲章皆歸
遂於神瑞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
不於浩及景穆始總
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
已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内賢才
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
於浩復興

宜都王穆壽輔政事之
愈欲討之乃召問浩
咨欲廻還後襲其生
等之計過矣大北士
其時潛軍而出必與
然乃分軍爲四道詔
恨計不用沮誤諸將
陽公蘭延都督行臺
觀叛賊薛永宗圍涇
又將討蠕蠕劉絜復致異議帝
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絜等
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絜
積雪至冬時當避寒南就芮因
過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
洏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絜
功而還帝西巡詔浩與尚書順
諸軍事帝至東雍親臨汾曲
之永宗果欲戰帝問浩曰

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
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
道走帝從之永宗潰滅東
至洛水橋賊已夜道詔問浩
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
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
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蓋
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
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入北
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
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
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
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
今軍往一日便到平蓋吳之
丙子從撗傷愚謂宜從北
辛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

南蓋吳聞帝至壽春故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獲帝悔之
後以浩輔東宮之甚聘繒絮仰常各千段大武蔑于河
西詔浩詣行在所畢事浩之猶如前議以謂漢武患
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之資
東西迭擊故漢末疲而匈奴已弊今募徙豪彊大家充
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
歷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初辰在
春秋禮記周易三禮成記得
無不盡看二十九年盡夜
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
學天文星歷易式九宮
其性弱劣力不堪徐
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事
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
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
多真正者小自秦始皇未
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
來世人妄造歷術者十餘家今皆大得天道之正大誤四
千小誤甚多不可盡言臣啟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
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
始成訖謹以奏呈惟垂恩察以臣歷術宣示中書博
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
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公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

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祕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書于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而不述神靡二年詔集新舊人撫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二十卷晉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郗標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列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二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所著國記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興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惡忿毒捐與譖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取祕書郎

久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書盡其祕書郎史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之知也逸妻王氏即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佳壻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寢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繫置之檻內送於

滅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以皆爲報應之驗也初浩之宮李順基前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負不善也非寢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

稱爲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究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縕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疏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

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盈澤貲累鉅萬衣則重錦食
則粱肉遠惟平生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
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
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玄小
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
諶並以博藝聲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
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
墜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亦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
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為世摹楷行法特盡精巧

而不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獲本圖
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世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
郎高允受勑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
允集初宏父潛為兄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
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辛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
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
摹搨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
為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
名歷位祕書監賜爵貝丘侯樂安王範鎮長安選舊德

之士與俱轅以徽爲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傳進爵
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
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
還京師卒詔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息始清河崔寬祖彤隨
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
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
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
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
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
諡曰元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款覓
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
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子繼浩與浩弟曠妻封
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崤地險人
多劫寇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
衿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
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
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
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

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考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爲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疏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守飢劫盜大起衡至脩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來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敬字公世襲爵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爲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爲黃太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惟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二兄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鐘字公祿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己亂辭訴累世人士嫉之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朏好學有文才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

伏法宏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廓康時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衮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衮篤實好學有文才初爲郡五官掾道武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道武征蠕蠕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衮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衮若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也帝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衮卿曹外人知我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帝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亡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衮以帝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衮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帝器之禮遇優厚衮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仲達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邁逸至陵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箸名丞史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衮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

因其內變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爲峯以記功德乃命衮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衮言於帝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爲宜羸師卷甲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師次中山衮言於帝曰寶憑二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苻鄴生一說田横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威靈庶無必有獻衮乃置寶書言於

成殷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餘克中山聽入八議拜尚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衮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答晉將郗恢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衮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謨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帝嘗問南州人於衮衮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逞答書不允並坐本言故忿之衮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列定垂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疏後數日卒年七

十二太武後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即衮墓冊贈太保諡文
康公子度少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
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
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名鍾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
女為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民吏安之獻文語諸
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
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
以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解節請依律
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初二千餘人謀

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為周書父子兄
為罪下相及不誣十室而況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
侍熙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
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黜平中蠕蠕主醜奴遣
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脩臣敬朝議將依漢荅匈奴故
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為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
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
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質至京
之辰盈縢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

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
懷無益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哀弟恂列在循
吏傳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公翼河間相
慕容垂之圍鄴以為冀州刺史爵真定縣侯翼拒對使
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
敢聞命垂喻遣之曰吾與車騎結為異姓兄弟卿亦猶
吾子爭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効命
垂乃用為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內史淵性貞素言行
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再
遷尚書吏部郎淵明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
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從征平陽
以功賜爵下博子加中壘將軍道武詔淵撰國記十餘
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
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為尚書郎兇佞好音與定陵侯和
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
武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既而悔之時八歲愍惜焉子頴
襲爵新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學

撰述國書頴與浩並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漠南高
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圍巍一面餘萬詣行所詔頴
爲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爵賞侍使宋進爵爲侯
卒謚曰文恭子怡襲爵位荆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
孝文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
述爲太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謚曰貞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
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並亂苻
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
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
時寔君之子烏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烏渥烏渥
稱述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廻其牛首嵩遁
勉從之見道武于三漢亭道武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
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
相州刺史改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即位與山陽侯
窦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
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
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

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高麾蓋遣以酏酒及江
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荅之又勑簡精兵為戰備
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
之彼至崤陜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
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矣於是叔孫建
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皐南濟晉諸屯戍
皆望塵奔潰裕尅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閒後事於
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
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為左輔太武
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
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
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遠以
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
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
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
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
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
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

虛而寇此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萬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萬在官貪汚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興駕征伐萬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萬配饗廟庭子頹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贓貨降爲公孝文時自訟先世勳重帝復其王爵薨謚曰簡王子道宇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右衛將軍卒謚曰慎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禄少卿卒贈司空萬五世孫儉仕周知名有傳萬從子道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謹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即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太武即位進爵泗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赤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

詔道生與丹楊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彊寇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高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子旋位少府卿早卒旋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觀多降爲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拾寅遁藏焚其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爲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孤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

心愛之爲前將軍從事文帝討宣武時爲揚州刺史假
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龔撝壽
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
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爾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
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既總疆兵久不決戰議
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
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脩禮反於
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
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鄜道元爲行臺

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與
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
承業前到呼沱承業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脩
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
而正平蜀郡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
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
史蕭寶夤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眷疽
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疾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
如何承業荅曰死而有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腳癉

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及於正平薛脩義也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寶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盈溢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庫罄竭然冀定二州且士氣乖亂常調之絹不可復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實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弃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鱗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陷沒失鹽池三軍已命濟贍理絕天助大衆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曰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入私財奪人資力豈是顧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勅及雍州平除雍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

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
爾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
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廻授其姨兄廷
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業生而母亡為洪超母所撫
養甚以求讓許之孝武入關承業時鎮虎牢亦隨赴
長安位太師錄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
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宣承業
少輕俠鬬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
會赦得免因以後妻羅為前夫文呂民妻與德兄興恩以
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嫌
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
張氏二子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
雄武子彥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
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
鎮弘農以為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
司以從征實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
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
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嘗隆馬折臂肘上起骨寸餘

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
末幸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子彥曰惡
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
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
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
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捨汎階十七級為
子義貞求官除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勳
封平原縣侯旌弟禮少以父任為散騎侍郎與襄城公
[illegible]賢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大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
吾祖其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
毅少言笑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從櫟侮左右帝深
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為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
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
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准為主妄造袄言云
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准水不足准喜而從之自號
鉅鹿公儒為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
准於九門斬仇儒禽准詔以儒肉食准傳送京師轘之

於市夷其族除肥兗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為前鋒退保紫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肥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行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擒先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益田侯卒謚曰武陽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為翰弟明元之在外翰與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即位與磨渾等十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章陽王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討大檀大檀北道遁追擊弗及獲而還遷司徒從征襲赫連昌破之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薨太武哀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謚曰威王叔孫俊故事謚曰威子粟磾代人也少習武事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為公位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公粟磾少有膂力絕人能左右馳射登國初從韓信故道開井陘晉

至見道路修治大悅賜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
謂粟磾曰卿吾之黠彭也假新安公道武因於白登
山見熊將數千顧謂粟磾曰卿勇幹如此能搏之乎對
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
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獲帝顧謝之後爲河內
鎮將劉裕之伐姚泓也粟磾慮裕侵擾河北築壘河上
裕憚之遺粟磾書假道西上題曰黑制公麾下粟磾以
狀表聞明元因之授粟磾黑制將軍粟磾好持黑稍裕
望而異之故有其號也永興中東群盜大起西河及
平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
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粟磾安集之甚得百姓歡
心明元南幸孟津謂粟磾曰河可橋乎粟磾曰杜預造
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爲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
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勑粟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
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累遷尚書都大官平刑折獄
甚有聲稱卒年七十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
太尉粟磾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
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侯有姿容

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大武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
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恒畏避辱退不敢進
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為侍中尚書令百僚憚之卒於官
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
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千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
纘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多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
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
議帝以問烈烈曰陛下聖略遠遷非愚管所測若隱心
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
不言之益勑鎮代留臺應政一相參委專駕幸代執烈
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其勉一相參委專駕幸代執烈
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禄卿十九年大選百
僚子登引劍求進烈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
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
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
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
子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
沖璽書述叙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

宗無所深豫市益畏重之數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
惡然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
王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
從征荊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
帝輿六軍討之執烈手以宗邑為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
勰祕諱而還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
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守無變宣武即位寵任如前咸
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翁
林虎賁執仗出入烈不許

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向亦不道二王非天
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
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其剛直出之為恒州刺
史烈不願蕃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
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
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齋於廟帝夜召烈
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意慢今
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蹙奉累朝頗以
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閤以下六十餘

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
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領軍進爵爲侯自是長直禁
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
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勑烈子忠馳覘虛
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消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力猶
可禧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踵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
爲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旨飲立以世父
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
器贈太尉鉅鹿郡公子孫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

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
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
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
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爲領軍計必無慮帝還忠馳
觀之列嚴備果加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
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
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爲司徒
長史時太傅録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
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

公何衛王室何至何諛附勢損公憲私也遇既不寧詳
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
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所忽而責忠曰我憂在前
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
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
勸帝以忠爲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
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
贓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
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
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
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
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乃言於宣武稱中
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爲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
衛尉卿領左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
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
因侍宴賜之劒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譽
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衡侮以所
御劒杖相錫衛名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

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尊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
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協贊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
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
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幼帝沖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
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
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即勑授御史
中尉王顯欲逞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
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
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即勸下收猛殺之忠既居門下
又總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考
文以用度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
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綿布
一疋之外各輸綿麻八兩惠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
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懼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
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勳百寮令加已賞
太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恒山郡公忠
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並加封邑尚書左
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宜忠忠聞之

逼有司誣奏其罪祚育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感曰不稱厥任乃出爲鎮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權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黜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寄於既往宰輔黜廢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

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
人並有寵授忠以嬖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
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
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祟
自知必死先表養士弟第二子司徒掾求超爲子乞以
爲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
案謚法剛彊正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
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忠奉上剪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彊
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
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章
初璟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
私以金帛貨初璟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
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第景孚百年
忠薨後爲武衛將軍謀廢元乂乂黜爲懷荒鎮將及蠕
蠕主阿那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
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
鑿脣如此月餘乃殺之烈第思賢果毅直亮有父兄風歷
朔華并恒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景第勁勁字鑽奚頗

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高昌子宣武納其女爲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恭莊公自粟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且崩竟不居公輔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爾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寔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子提隴西郡守秦州平襚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諶著勳追贈太保建平郡公諶自有傳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悅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石氏爲特進入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皝補著作郎轉祕書郎遷黃門侍郎皝滅苻堅以爲齊郡太守堅敗仕晉爲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以爲中書令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

逞攜妻子歸魏張袞
尚書録三十六曹別
道武攻中山未剋六
而啟音詩稱其事可
既須食乃聽人以葚
過時則落盡帝怒曰
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
使乞師於恒山王滿書云賢兄虎步中
君臣之體勑逞與袞
袞為書乃云卑
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
奔至陳留聞逞被殺
聞深悔自是士人有
逞之內徙終慮不免
於廣固獨與小子順
太冲位散騎常侍賜
冀州刺史乃曰義隆
為冀州刺史入為大

美之由是滿武禮遇甚厚拜
雙鳧屬君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
雖史之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鴈食葚
取以助軍禮帝雖銜其侮慢然兵
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
內賊未平兵人尚
可解甲收葚平
陽戍將郝恆馳
君臣之體勑逞與袞袞為書乃云卑
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
奔至陳留聞逞被殺
聞深悔自是士人有
逞之內徙終慮不免
於廣固獨與小子順
太冲位散騎常侍賜
冀州刺史乃曰義隆
為冀州刺史入為大

過多見優容逞子超
毅禕嚴順初
遂賜逞死
所逐皆將來
書其兄我豈無罪其兄地
鵬艦持節策拜楊難
之逞袞為書乃云卑
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
奔至陳留聞逞被殺
聞深悔自是士人有
逞之內徙終慮不免
於廣固獨與小子順
太冲位散騎常侍賜
冀州刺史乃曰義隆
為冀州刺史入為大

奉使數返光揚朝命
屋山造金丹不就太平
模等年皆相次浩為
親浩恃其家世魏晉
歸向雖嚢壤中禮拜
跪是胡神也模嘗謂
也浩小名桃簡顧小
獲免順五子少子
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
太武南討之
太武善之後與方士
浩初奉
浩亦通
太武大
浩大笑曰
常侍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
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
浩誅二家
自逞之死至數
誅仕宋位著

二州刺史諶子靈和宋貞外散騎侍郎靈和子宗伯始
還魏追贈清河太守宗伯子休字惠盛休少孤貧矯然
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慶
欽其人望為長子聘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
休妹為嬪頻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
之際未嘗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
王詳為尚書僕射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以北
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
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

制顧休曰此鄉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賁又亡固求出爲渤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討數旬之間清肅有聲遷冀州平原太守休少有志氣微攻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寶夤敬禮位大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愍字

文七兵殺中三尚書休父在熹閤明習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休少亦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少女適元乂庶長子舒挾二家勢志氣微攻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敬禮位大子舍人卒贈樂安知名列在齊史休弟賁字

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棱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休誡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秩中有書如平生所誡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爲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爲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六千餘紙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開解曉節頗以酒爲損遷司徒諮

議脩起居注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死在吳國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及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逞兄適字黨祖亦有名於時爲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収鄉曲譽延壽子隆宗簡率友弟居喪以孝聞仕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復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中郎卒贈冀州刺史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皇武定中連元謹事伏誅逞宗人

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爲滎陽太守神龜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爲崔浩輕侮而不爲浩屈與崔順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伸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之其母張曰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爲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龜中被執賜妻生子靈授申謨閭燮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授刑爲閻人初太平眞君末模兄協子衷利爲宋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翰太守卒衷利二子懷順次思仍君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衷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垂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待之以爲本

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即位行廷尉卿出爲
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
大官復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歷縣侯出爲
并州刺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
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饋天安初卒年八
十九謚曰康子崇襲崇弟嶷字道長孝文初爲南部尚
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嶷性儒緩不斷
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朝察而二人終見誅戮
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

處實民冒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爲內都大官卒子祖
念襲爵祖念弟雲字雞漢頗有風尚位南兗州刺史坐
受所部荊山戍主杜慶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爲
御史糾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文昭子昕晞皓
列在齊史

封懿字處德渤海蓨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
容暐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
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
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封章安

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詳慢廢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於世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不令汝絶種也將宥汝一子玄之以第處之子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性命乃殺玄之四子赦馨奴刑爲官人崔浩之誅也大武謂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爲中書監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回爲後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暐太尉恪之後也父瑾初磨奴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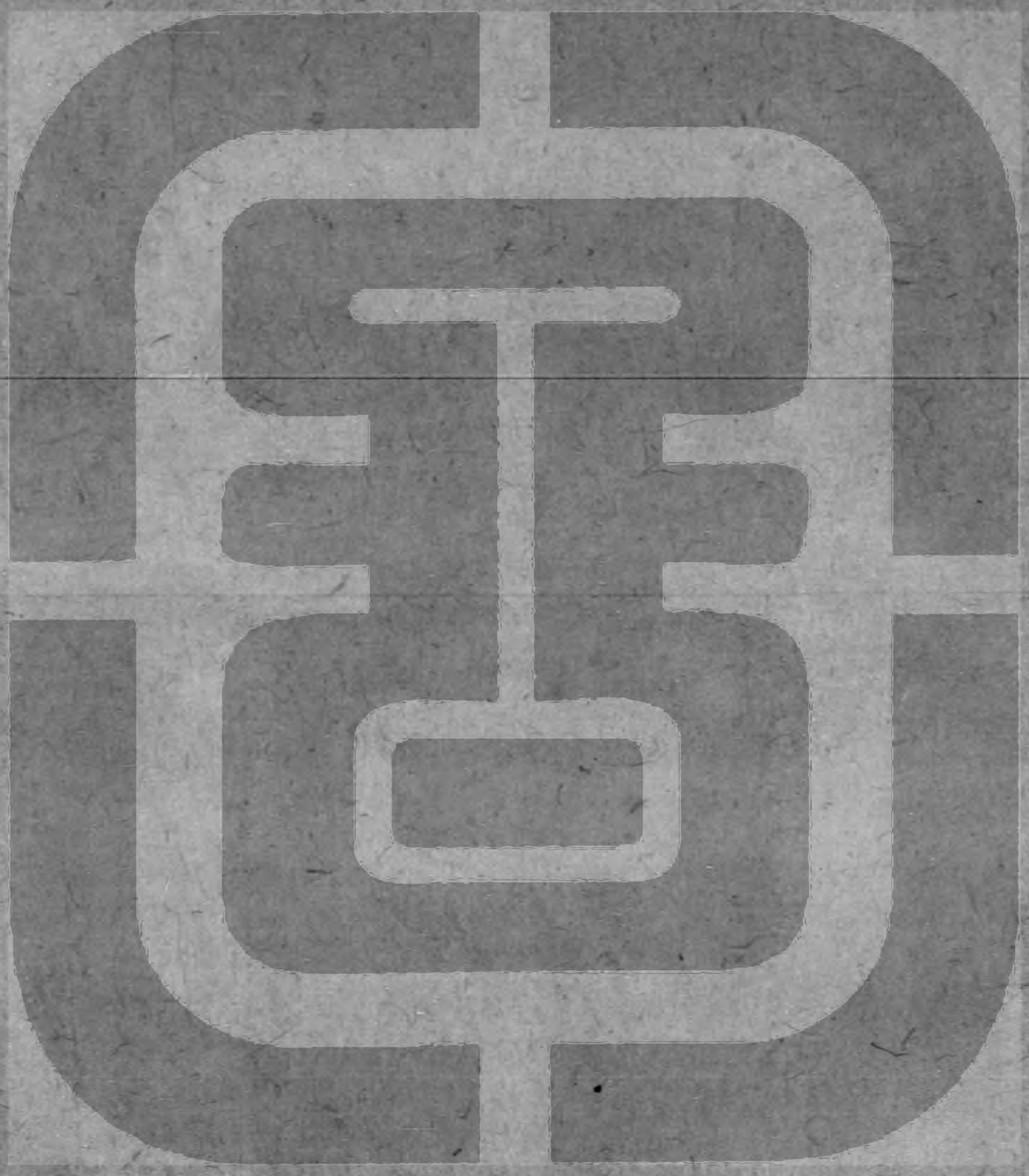
以回爲後請於獻文贈瑾鎮遠將軍滄水太守回襲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鎮史安州山民愿朴父子賃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爲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内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榮陽鄭雲韶事長秋卿劉騰貴寵顯赫雲韶亦出入騰門騰薨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商國寵靈位至方伯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高貴

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効奏尚
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陸氏女通時人稱之後爲
致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謚曰
孝宣長子隆之列在齊史鑒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
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
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
第子肅列在文苑傳中懿從兄子愷字思悌亮之孫也父
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文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祖俱坐苟馬氏事死愷妻盧

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氏南奔河表改娼房之
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
已死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回族叔軌字慶
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
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我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
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重丁脩飾此賢何爲如此軌
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
爲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散騎常侍衛命高麗高麗王
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

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
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已爲等千執執曰法者天下
之事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數其守正執在臺中稱
爲儒雅除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
司空清河王懌表脩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執議曰周
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
階四户八牖鄭玄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
受以見同制然則二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
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矣數矣是以
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户者
達四時八牖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
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
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户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
義也秦焚滅五典變更先聖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
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永能
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
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
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過

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尊道趨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宗一以爲求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衮準之徒已論下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爲國進賢亦以爲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鑒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

慎言脩身之本妄曰譏彼佞世之巳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撿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寅爲關西行臺引爲行臺郎及寶

寔爲逆偉伯與南平王囧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
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聽二子出身
無子轉授弟翼